



曾誌卷之四

翰藻編

文以載道文至聖門極矣錄翰藻何亦為道也以故絲綸之頒布章奏之敷陳記載移文祝題咏贊紀時事闡幽光體例既殊作者隨異其所以為宗聖之道均也工拙無論焉故有翰藻編

誥勅

唐開元八年詔曰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



自以多又

為塑像坐於十招之次

又二十七年八月詔曰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子之數不在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招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馬式瞻

宋大中祥符二年進封曾子為瑕丘侯詔曰朕乃封巖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彛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岳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

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駢錫其寵章祿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有聖之名翼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蹟並超伍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案寮分紀遺烈式畫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其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宋咸淳三年陞曾子為邾國公詔曰惟孔

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  
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  
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  
中庸一篇丕闡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  
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  
更管商楊墨佛老究何其不遂泯哉今大  
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尚為缺典先皇  
帝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  
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  
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侑食是  
年二月升曾子封郕國公

元至順二年加封郕國宗聖公詔曰朕惟  
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  
然也觀其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  
友於顏淵而無媿授之思孟而不湮者歟  
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  
稱於乎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  
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焉其



相予之脩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邠國  
宗聖公主者施行

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

大宋皇帝遣官致祭于

先師邠國公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  
得其宗一貫忠恕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維大元至正二十一年銀青光祿大夫中

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  
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  
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牢清酌之奠  
致祭于

邠國宗聖公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  
得其宗道統相繼茲膺王命爰整其旅郵  
魯克平恢擴東土敬遣輔行式陳俎豆尚  
饗

先朝通用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夙鍾間氣毓秀茲土

宗傳聖道昭示萬古惟茲仲春謹以牲帛

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常祭以門人

沂國述聖公陽膚子襄沈猶行樂正子春

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配尚饗

明孝宗朝頒降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公得其宗

廟庭配享海宇攸同矧茲鄉邦鍾靈所自

時維仲春特申專祀伏惟尚克饗之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陳鳳梧敢昭告于

邠國宗聖公曰洙泗之門高弟雲從惟公

之傳獨得其宗蚤事三省晚聞一貫大學

之書有經有傳由思而孟至于關閩其派

益遠曰誠而明惟茲公鄉墳祠俱在高山

仰止景行千載某少讀公書長未聞道備  
員茲主敬用謁告牲醴之奠以詔斯虔斯  
文萬古如日中天謹告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曾銑敢昭告于

先賢宗聖曾子之墓而係之以辭曰嗚呼  
吾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而未嘗變也其  
間或明或晦或通或塞則存乎其人焉爾

是故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  
行乎此道者也窮而在下如孔子顏子者  
明乎此道者也明斯行矣顏子蚤世道統  
之傳誰與繼者此尼父喪予之歎蓋傷之  
矣幸而吾子者在以弘毅之資肆重遠之  
學三省既竭一貫斯唯爰作大學十傳發  
明夫子遺經一傳而為子思再傳而為孟  
子當衰周之餘吾道燦然復明繼往開來  
於今為烈是皆吾子之功也夫七十子

而大義率三千之徒其流弊不入老莊則  
入申韓不為權謀術數則為言語文字而  
獨得其宗賴有吾子是吾子之道即孔子  
之道孔子之功亦吾子之功也銑也鄒人  
受恩罔極承

命東撫道經魯鄉望先賢之故壘念括人之  
長逝感翔鳳之日遠慨易箚之風微偕我  
屬僚造拜宮牆薄陳一奠展此向慕之素  
宗而已嗚呼天地高厚兮吾道之範圍日

月照臨兮吾道之光輝南有鄒封之翼翼  
兮東有尼山之巍巍維斯墓之中峙兮建  
天地並日月而不違安得起吾子於瓜臺  
兮將以究夫忠恕之幾微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  
經敢昭告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山川鍾秀間氣所生  
家世魯西曰南武城魯鈍之資誠確之學  
真積力久一貫先覺卒傳聖道大學書成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孝行尤薦酒肉養志  
動求諸身日省三視啓手啓足保身全歸  
任重道遠不亞於回身雖逝矣斯道猶在  
道在萬世後學是賴經承

上命巡視東藩恭詣祠下仰止高山茲蠲牲  
醴竭誠致祭公其不昧監此微意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  
張九叙敢昭告于

邴國宗聖公曰惟公孔門道學獨得其宗  
廟庭配高海宇攸同瞻茲武城鍾靈所自  
遺像有儼報崇無既某欽承

上命守禦斯土越寇甫平瓜丘式睹修此墻  
屋以綏公靈伏惟降鑒祐戩後生文思武  
烈靖寇安民式綿

國祚永庇斯文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副使王金致祭于

邠國宗聖公曰惟公三省脩身一貫契道  
傳孔氏之心法得斯文之體要大學之書  
垂世立教誠正之學比於典誥金生也晚  
望洋門牆未知所造蓋將有志於治平脩  
齊功實所未到茲當巡歷拜瞻新廟俾不  
至迷其所行冀精神曠千古而永照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  
王庭詩謹致奠于

邠國宗聖公曾子曰惟公祥毓魯甸秀產  
齊封源淵泗水怙恃岱峰親炙至聖獨契  
真宗開來繼往抗跡永雍治國修身嘉惠  
章縫詩昔也下學殫心篇簡寤寐相從頃  
承

綸命觀風茲土仰止高蹤道經祠下恍惚儀  
容瓜田在彼舞雩欣逢徘徊瞻顧頓豁心  
胸心依翠巖意佇長松薄陳牲醴用表虔  
恭靈程洋洋鑒我夙矜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按察司僉事潘禎敢昭

告于

邠國宗聖公曾子云惟我先賢與麟俱生  
此地麟生非時則斯文之不幸可知先聖  
所以泣之者豈惟麟耶雖然斯文一脉實  
流天下與同長春矧在瞻仰領會於心神  
者也敬謁祠下敢薦微誠神其有知佑我  
斯文尚饗

有司清明祭墓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奠于

邠國宗聖公之墓曰聖門傳道惟我先師  
配享有典專祀有祠南武之陽封城如故  
瞻望松楸不勝景慕惟茲清明歲序既易  
牲醴既成特伸祀事尚饗

祭萊蕪侯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  
經致祭于

萊蕪侯曾子曰惟侯學道聖門志大才雄  
心乎理趣藪乎事功樂得其所舞雩春風  
胞次悠然動靜從容言志如此孰與追蹤  
百世之後榮此侯封其承

上命巡歷山東道過祠下深慮愚衷聊致拜  
祠之禮少伸仰止之恭尚饗

有司春秋二丁祭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謹致祭于

萊蕪侯曾子曰惟公從遊聖門志趣冲融

對時育物舞雩春風胞次悠然動靜從容  
薦生賢嗣傳得其宗百世之後榮此褒封  
惟茲仲春禮宜報崇謹以牲帛醴齊粢盛  
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贊

宗聖贊

宋紹興十四年高宗御製

大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附配享從祀賢胤諸賢

子思

廬陵陳鳳梧都御史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託  
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孟子

陳鳳梧

括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  
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岳

公明儀

邑人夾璋體泉訓導

匡時之士冠世之雄薦信聖學垂憫民窮

敦叙友情諮詢孝道懿行長存嘉言不老

沈猶行

曩者從師於焉取正審擇其人倘考其行  
心有所得言斯以宣匪造高遠豈知聖賢

陽膚

皇王之佐賈括之資臨民從政好問隆師  
憫刑憫世與時相宜古猶難得人豈易為

子襄

但言大勇肇自宣尼以直自反施無不宜

聖賢垂教能者從之聞乎斯語人也可知  
樂正子春

曾孝能通孔經斯授先後相傳法門已舊  
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卓哉夫子允矣仁人

公明高

觀海知大登山知高不見曾養不識舜跖  
彼務力行此以心契著論片言儀刑百世  
公明宣

弗尚頌讀務臻實德游於教壇優於道域

匪言哉迪曷識躬行得名當世依式後生  
單居離

精窮天道極究人倫不涉浮誕不離本真  
正蒙繼纂經世續陳但言不朽終古維新

孟儀

三儀之禮人豈易知必得君子不與有司  
聖賢之訓因才而施教不躐等况復順辭  
公孟子高

純必別偽外自內閑人役斯戒人師可攀

子莫知禮子若是班慨爾贊大學道蹄筌  
元

易簣之命武王之心卑志之說伯牙之音  
順承巖父逆料時君庶乎克肖宜哉有聞  
申

精通變禮審擇安身善於問對明乎屈伸  
兼得友資不負庭訓每服嘉言思攀令問  
華

蘭芷之室可以就之鮑魚之肆可以去之

慎厥所與毋為詭隨當其顛沛受乃遺辭  
西

克承祖訓聖門之徒推尊子路羞比夷吾  
惟範馳驅不事詭遇氣節蕪稜聞風悚惧

題詠

養志二首

明成祖文皇帝

養親惟在悅親心親悅心安孝足欽自古  
幾多為孝者當時誰復似曾參

又

三釜娛親志自怡  
千鍾不及使心悲  
敬心為大全歸  
日履薄臨深謹  
自持

孝父母

人家養子甚艱辛  
養子方知父母恩  
若使愛親如愛子  
世間人子盡曾參

題三省

宋朱熹發源人

曾子尚憂三若失  
自言日致省身功  
如何後學不深察  
便欲傳心一唯中

又

用功事上實根源  
三省真傳入道門  
理即是心隨事顯  
事能盡理始心純

又

邑人夾璋

守約知三省登堂增愧色  
每存方寸心陋彼緣事飾  
周公方屬屬西伯恒翼翼  
千古聖人心默而能自識  
回也先不幸寥寥三

千特

謁魯廟

廬陵陳鳳梧都御史



南武山連舊武城巍然廟貌拜先生道聞  
一貫傳心遠經述三經立教明啓手墳猶  
封馬鬣耘瓜臺上記鴻名萊蕪祠下重瞻  
仰沂水春風聽鳥鳴

又

蘭谿章拯

山東統理河道  
都御史

嘉祥九十九山青岱岳西南第一屏宜有  
儒宗鍾間氣惜無遺胃飲芳馨絃歌久廢  
武城邑格致惟存大學經孤塚祗應東向  
魯千秋於此安公靈

又

蘭州劉璋

戶部主事官至  
都御史

經傳時時仰聖宗只今何幸拜高風道傳  
英俊三千上孝在乾坤萬古中蒼嶺可增  
尼岳秀新松又見素王東我來欲盡登臨  
興無柰楓林掛夕紅

又

長垣李化龍

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

遺廟崇嚴古道邊長松礫砢午風前不緣  
力學勤三省安得成名首衆賢苗裔趨庭  
依冕黻士人立馬薦山泉耘瓜臺上徘徊

久惆悵違親已二年

又

縉雲鄭汝璧

巡撫都御史

山城一望路平沙  
曾子祠堂落日斜  
俎豆從容論薦棗  
隰原迴合謗耘瓜  
烟橫闕里縈三水  
峰拱防尼儼二華  
悵望千年吟眺處  
依然雲樹亂鳴鴉

又

迢遞萌山帶古城  
依然遺像肅精誠  
登歌似欲聞金奏  
瞻拜還疑見斗橫  
轉親援洙

泗由來自後死  
楚齊歸去失先生  
耘瓜臺上凭欄處  
誰識千秋萬古情

又

大梁連標

巡按監察御史

乘驄過魯甸持斧  
振齊風曉日登臨  
處歸然曾子宮  
松杉年祀遠俎豆  
歲時同伏謁叢祠  
下香生白簡中

又

儒林懸奎壁  
臺殿入烟霄  
道脉元宗孔  
心傳不倍堯  
絃歌鄒魯邑  
裡祀

聖明朝何幸叨巡歷觀風慰寂寥

又

構李姚思仁

巡按監察御史

武城湫沆舊臺荒閱祀長臨大道傍伏臘  
村翁空里社東南文物足冠裳天垂象緯  
虹猶赤地劃經文玉自黃

事見孝經緯

誰謂賤

關那可到自憐堂與得迴翔

又

新祠縹緲澗之阿問俗年來向此過大勇  
萬人還日月傳心一貫自江河裡迴殘夢  
遺琴在烏下斜陽舊咏多怪道

聖朝裡祀遠治平千載正絃歌

又

邑人黃嘉賓

太僕寺少卿

孔門鼓篋已三千輸子宗盟繼聖傳大學  
十章承正派孝經一部受成編森森古栢  
盤根老矗矗窮碑刻石怪故里專祠輝俎  
豆江河斯道自年年

又

邑人李迪 福建叅議

幸同鄉曲仰高踪間氣山川秀所鍾萬古

斯文傳正印千年吾黨識儒宗功加三省  
才非魯道唯一呼性豈庸謁罷先賢歸去  
馬不知紅日落西峰

又

邑人李敏 監察御史

宗聖真傳萬古師旌軺幾度不勝悲一區  
荒冢牛羊牧四顧顏垣熠熠知冷落暮鴉  
啼古樹蒙茸野艸卧殘碑中興  
聖主多文教

恩典無何下

赤墀

又

邑人曹玉 陝西僉事

鍾秀山川萃武城千年間氣魯賢生聰明  
才辨誇諸子道統屬君是主盟

又

洛陽喬縉 工部主事

曾子祠堂不記年桑田滄海幾更遷巍巍  
碑碣風霜古濟濟衣冠制度全三省工夫  
師後學一心體用悟真傳只今

昭代褒崇重饗祀無窮侑管絃

會  
言  
卷之四  
次韻

邑人宋德

進士工部主事

巍巍廟貌壯當年

昭代推崇翔改遷孕萃山川從古秀褒封禮  
樂自今全孔門正脉誰堪續吾道真流賴  
有傳教化明章同海岳隆裡萬古奏清絃

又

邑人徐賓

順德同知

古廟幽沉傷武城幸從冠蓋幾來征刻螺  
兩漬斑苔映盤栢春含曉氣縈三省遺容  
垂世範一經深義按時名鄉賢賴有為法

近無柰蝸蠅負此生

又

姑蘓周詔

山川秀氣鍾南武夫子斯文鎮在名正脉  
先聲傳格致化元樂地見誠明一唯道妙  
開千古萬載簪紳奠兩楹試看闡明公化  
溥海天無處不昇平

次劉中丞韻

上元金麒永

本縣知縣

三千俊乂共推宗夫子年來有孔風道統  
直沿三聖後姓名不與四科中千秋南武

山如故萬古良心水注東今日經茲增感  
慨風烟淡泊野花紅

次韻

江夏康科

本縣知縣

吾道傳來獸得宗士林誰不仰休風一杯  
美玉瘞南武千載英靈寓此中峻宇翬飛  
天咫尺窮碑環峙路西東我來拜謁重稽  
首心似葵傾一點紅

次韻

高安朱偉

本學訓導

武城毓秀大師宗今獲摠衣拜下風廟貌

幸新山借重綱常到此日方中松楸蔽蒂  
環祠下橋梓聲光照魯東遐想昔年壇上  
樂春風時雨杏花紅

次韻

羅時裕

本學訓導

偶陪旌節謁儒宗柳陌陰濃騎鬪風一瓣  
心香千載後四時籩豆萬山中士懷弘毅  
今猶昔世逐浮名西復東數仞宮牆重啟  
鑰春風開遍滿林紅

次喬工部韻

天台婁奎

本學訓導



星移物換自年年廟食應隨大塊遷學邇  
心源流不斁孝充體受保歸全致知格物  
無遺錄善行嘉言未盡傳愧我平生求影  
響徒勞夏誦與春絃

又

井陘韓文黌 鄒縣縣丞

久慕英賢出此邦因視篆謁官牆霏霏  
雨濕耘瓜地漠漠雲封易笈堂報祀獨隆  
昭代典象賢猶衍後昆香遺書朗朗師今古  
世澤溶溶宇宙長

憶魯子墓

長洲沈鍾 山東提學副使

參也當初日省身孔門道統屬斯人纍纍  
墟墓千年在歷歷雲山萬個新可恠奔馳  
遷道路未遑瞻拜薦繁蕪此鄉豈但生噴  
哲西狩還曾見獲麟

又

王汝舟

何年廢此基墮淚有荒碑艸色空田跡書  
聲尚想伊丘墟今絕變歲月暗中移精舍  
知何在茫茫實關斯

謁宗聖公墓

太康李輔 本縣訓導

春入郊墟蔓艸青孤墳占斷舊山城上公  
永錫褒崇重大學深傳道義明唯道一言  
才敏捷省身三事志專誠無人過此不瞻  
拜仰止高風萬古情

次韻

王汝舟

雨餘芳艸亂青青高塚巍然對古城黃土  
一杯埋白骨青山千古拜清明有開來學  
存終惠無數今人展孝誠獨立斜陽倍惆

悵悠悠今古最關情

九月再謁

婁奎

南武城邊土一杯章纜無不共低頭兩山  
抱處埋真玉萬木聲中感素秋孝載坤輿  
還未墜道參元氣尚周流却慙老我心千  
古匹馬西風又一遊

次韻

邑人宋澄 鈞州同知

菊翠煙含土一杯武城城畔覺山頭松楸  
雨露侵尋日碑碣風霜幾百秋正學千年

猶接續真傳萬古尚源流屢從叨陪衣冠  
後仰止高風豈浪遊

次韻

王汝舟

積土成丘手自抔爰將白壁瘞山頭悲風  
落葉蕭條景細雨鳴蛩斷送秋孝在古今  
垂不朽道通天地與同流得從此日莹前  
拜欲慰初心豈漫揜

覓曾子書院遺址

婁奎

精舍墜遺基荒茅侵斷碑曉烟成鎖鑰春  
鳥寄吾伊道共軋坤在心隨影響移當年  
大學傳想係筆于斯

題萊蕪侯

宋朱熹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微  
吟緩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又

宋大均

鄭延韓運司  
從事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衣無不至諸侯可憐  
魯黜唯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

又

邑人曹琛

按察司  
僉事

光霽風三月童冠偕春遊滌垢衆相值鳴  
時聲自酬悠然鈞化趣藪爾事功傳傑出  
風塵表孔門獨許優

又

邑人曹鐸 嘉興通判

萊蕪封謚肇元豐豈是元豐道始洪萬古  
斯文星日麗自將血食衍無窮

又

邑人宋清 漢中通判

乘暇虛懷拜古祠春游童冠豈狂嬉當年  
若有天王薦一點浮雲太字麗

又

茶陵龍欽 本縣知縣

遺容閒雅信從容胸次悠然藪事功久仰  
高風當故里恍然身世舞雲中

又

邑人董辯之 夫原教授

閒雅遺容古冲融氣象真千年祠似遠萬  
古道如新胸次涵天度風情育物仁歌咏  
歸來晚恍見舞雩春

又

婁奎

追思言志甚從容胸次悠然妙化工此日

同叅偏感我當時獨與只輸公但知童冠  
優游樂不覺軋坤勢利空南武山前遺像  
在千年艸木尚春風

次韻

邑人夾璋 醴泉訓導

洗心祠下拜倏容想見當年妙化工世味  
沉酣羞見子唯情磊落幾如公樂真與物  
忘天造名利浮雲漠太空不覺徘徊塵慮  
盡已忘身在舞雩風

碑記

創建萊蕪侯廟記

豐城盧與齡

金鄉教授

武城在嘉祥之南金鄉之北界二邑之治  
各相距四十五里而魯氏廟在焉軻書所  
謂曾子居武城即其故地也蓋魯氏實家  
於此當杏壇設教木鐸聲揚之日立孔氏  
之庭者三千陪洙泗之席者七十而道統  
之傳獨得其宗者惟魯氏焉其嘉言善行  
皎如日星昭如雲漢光乎前聖訓乎後學  
視萬億年猶一日也建廟庭崇祀典以高

天下無窮之報也宜矣柰何世系既遠廟  
貌傾摧雖累朝葺治而興替不能無也大

明正統甲子

皇帝勅天下所司脩治應祀神廟嘉祥儒學  
教諭溫良以邠國宗聖公廟宇傾壞奏請

修理

上允其請乃以正統乙丑秋八月興工越明  
年丙寅二月落成於時山東提刑按察司  
憲僉江右蕭公啟總督其事暨兗州府太

守焦公福嘉祥縣知縣宋善主簿張景昭  
典史趙宗教諭呂仕華訓導卜傳同心協  
力越半載而廟成塗墍黜堊之完美粧塑  
相貌之儼雅魯父魯母位于寢殿之中宗  
聖公魯元並坐於左右而各以夫人配焉  
魯申魯西侍坐於兩傍而東向西向焉位次  
配祔蓋因其舊而厝之也又明年山東承  
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和陽馬公諒按臨二  
邑躬親謁廟觀茲席次乃曰嗟夫天叙之



典未正人心有所不愜天秩之禮未明神  
靈有所不安遂繪為圖捐俸廩命兗州府  
同姚公昱領其事金鄉主簿方伯輝督其  
成復於宗聖公廟之東新建萊蕪侯廟東  
西兩廊經始於丁卯冬鳩以工匠掄以材  
木陶以磚瓦量期以役之計工以傭之捐  
俸米具饗殮以供飼之出錐幣設酒肴以  
犒勞之由是工各効能人各効力以歲戊  
午正月癸卯既望越四日丙午立焉不日  
而廟貌之莪也暨蓋之新也丹雘之塗也  
獨置宗聖公同夫人像於寢殿不動而曾  
西侍焉曾父曾母移之新廟中坐而南向  
焉曾元曾申位於兩廊而東西向焉然後  
父子之倫燦然而尊卑定夫婦之別肅然  
而內外分古今尊崇遐邇瞻仰吾道增光  
斯文出色吁非大叅馬公之卓識則典禮  
無以明非府同姚公之贊襄縣簿方君之  
效勤則廟宇無以成廟宇既成典禮以明

人情允愜神靈安妥非惟當時之幸實天下後世人倫之大幸也愚也忝與斯文恐久而磨滅謹追述其初構之由與夫更置之故及諸勞勩之職名拜手書于碑石之

右云

重建宗聖公廟記 東魯許彬 侍郎兼翰林學士

邠國宗聖公自有封謚以來載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子廟庭血食天下後世者在在有之而此廟則在故里南武城舊為邑即

子游作宰處在今兗之西嘉祥金鄉縣界廟南北去縣各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邑人以義起之不知所始歷歲滋久風雨震陵而興廢補弊者不知其幾也正統甲子今上皇帝在御特勅天下有司修治應祀神廟而嘉祥教諭溫良乃以茲廟傾圮奏請

修葺

詔賜俞允時山東僉憲蕭公啓命兗郡大守焦公福督兩縣吏民併工重建經始于乙

丑之秋八月落成于丙寅之春三月棟宇  
翬飛一新營建木不特斲之而已有節椽  
之華焉壁不特圻之而已有丹墀之飾焉  
廟既成像宗聖公於前殿以萊蕪侯暨夫  
人於寢殿而宗聖公會元並坐于左右各  
以夫人配之又明年丁卯山東大叅今戶  
部侍郎馬公諒進謁是廟觀位次失序心  
有未安遂繪為圖出俸金命兗郡同知魏  
公昱金鄉主簿方伯輝即其廟左創建新  
廟遷萊蕪侯夫婦像而祀之曾元曾申位  
于兩廡東西相向各以夫人配焉宗聖公  
獸居舊廟天理民彝於是乎正父子夫婦  
於是乎安矣今年春兗郡節推范公雯造  
謁其廟讀所記石刻乃金鄉教諭盧與齡  
所作萊蕪侯廟記而宗聖公廟記則缺如  
也歸語太守部公鑑曰宗聖公契一貫之  
奧旨得道統之心傳天下後世仰而尊之  
不可尚已今廟既立不可無文以彰之於

是二公乃以記屬予且道其詳曰正殿三  
間中設宗聖公像東西則列門人子思陽  
膚沈猶行公明高子襄公明儀樂正子春  
公明宣之數子配食焉寢殿三間公偕夫  
人中坐而傍以魯西侍之至於兩廡中間  
戟門各以三間而規模則甚宏遠也予按  
史記孔門弟子列傳稱曾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  
孝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今廟東南有  
耘瓜臺西南有曾子墓其家世南武城也  
明矣當此時以北有武城故云南耳當夫  
杏壇設教之時從游三千速肖七十而道  
統之傳得其宗者惟曾氏焉其嘉惠天下  
後世者昭如日星千萬年猶一日也豈淺  
學所敢議其萬一哉特以二公之命不可  
辭謹以所聞所知者記之於右後之欲知  
茲廟重建之由者盍於此乎考徵焉嘗天  
順四年庚辰冬十月記

重脩南武山宗聖公廟記

劉不息

吏科都給事中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不幸者遇也數也我

國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罔不春秋時祀吾夫子而配享者顏魯思孟四大賢四大賢在魯境內相去二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氏之祠廟俱修廢舉墜不移時常煥然在人目而魯廟之在嘉祥南武

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

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高廟戶以供灑掃曾子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為魯氏之一大不幸耶

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功于吾道而曾獨無後非缺典歟

詔所在有司搜訪魯氏之後可繼者于是江西曾質粹家以譜出所司覈其非贗得

旨授博士世襲如顏孟二家例給祭田廟戶

亦如二家例于是宗聖之裔得與三賢並  
思矣是不為曾氏之一大幸哉未甞質粹  
沒子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乘間冒襲其  
爵者是又不為曾氏之一不幸耶適予承  
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

闕自籲諸寮案聞之大為不平乃立論為承  
業疏

奏畧云質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  
固有遞襲之理合改正如例罪其冒者

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冒者姑革置而  
曾氏之後始定竊以曾氏之襲先出  
肅皇帝之特恩今出

皇上之乾斷固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啓之予  
敢貪天功為己力然向非予之論

奏則曾氏之脉不絕如綫者幾何不為奸宄  
冒奪耶予以為曾氏于此蓋有奇遇是又  
不為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報祀  
宗聖公東郡士大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



論雖定而廟宇猶未修時撫東省者中丞  
趙公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公岱暨分守叅  
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詹公沂下檄所司  
出帑金一撤南武山之廟而新之經始于  
萬曆己卯之九月成于是年十一月于是  
宗聖公廟貌又得與顏孟二廟並觀其為  
曾氏之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君進德  
以予悉曾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  
嗣蓋三十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曾氏一

中興哉是廟之修與會計者則東昌同知  
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楫武城令王都滋陽  
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宗濟寧  
倉曹宋之誥義官劉煥俱予曾氏有功例  
得書

###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者吉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  
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裔孫當西

漢末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按南豐之曾追  
述世系以為曾子之後永豐之曾則漢都  
鄉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  
牒尤明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百數年  
而南豐之曾始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  
之曾繼盛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  
翰苑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  
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  
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

命其伯子萬載縣尹雷順曰吾郡國公之  
系由周以來至於今被吾道之澤垂二千  
年吾嘗有志闢義塾誨宗黨奉先祀小子  
識之毋忘時仲德裕季巽申尚幼涕泣而  
識之謹已而雷順沒後三十年巽申為館  
職適追先志貽書謀之德裕暨伯兄子太  
平路儒學教授如圭叅私財建書院議以  
允合則曰院長程公鉅夫移集賢以聞得  
比孔顏孟三氏子孫設教授中書平章政

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尚書元公明善侍郎  
張公養浩是其議朝廷可之俾推擇曾氏  
賢者主領教事中書移之江西行省省下  
之郡郡檄至宗人相與謀以郡伯從弟前  
賓州儒學正志瀆掌其教經始延祐四年  
丁巳夏五月以明年戊午春二月成其書  
院址旁近山林則巽申分地其燕居門廡  
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德裕如圭協力  
焉歲春秋仲丁四孟初吉釋菜於先聖先

師以及祖禰以施於旁宗而使凡宗黨若  
他姓俊秀之子弟咸來學規模完美矣巽  
申曩教官吾郡相好也比應奉翰林文字  
為同寮去年予歸故山遠來謁記予觀前  
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近年諸郡縣  
所設多不勝數然惟龔取其名耳有之靡  
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出  
所為請於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  
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漫

馬龔取其名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  
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本之誠篤必孝  
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達之國家天下  
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章之  
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况  
道統乎澄於聖門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為  
武城子孫勉武城伯諱晞顏學者稱東軒  
先生曾氏族譜具別詳于燕居左廡世系  
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朔日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記

奏疏

乞採訪曾子後裔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顧鼎臣謹奏為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  
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  
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

管  
卷之四  
之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  
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  
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  
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  
之說王伯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  
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  
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  
馬遷跡緜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

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  
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于聖人之徒其序  
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  
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  
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為學之樞輿而  
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  
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  
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  
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

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溯  
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  
功曾子為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  
始封曾子為邠國公子思為沂國公配享  
次於顏子躋于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  
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  
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  
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間因備顏子孟子

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  
主祀事此則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  
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  
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  
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  
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  
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  
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



莒人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為魯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請於

朝而復使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於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為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

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也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

聖駕臨幸國學躬身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

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  
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己乃敢陳其  
愚見仰竄

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  
歟如蒙乞

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

聖裁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  
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五經博士世  
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萬世斯

文不勝幸甚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覆題採訪曾子後裔疏

禮部題為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顧鼎臣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尊看得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學士顧鼎臣奏稱顏孟二氏

各得世襲翰林院博士一員以主祀事惟  
曾子之後不沾一命之榮一節為照曾子  
親受一貫為聖門之高弟獨成大學得吾  
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子孟子同功號  
稱宗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  
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為缺典本  
官欲追求其後同於二氏子孫以作賓王  
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承

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

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偽冒之弊合無  
恭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  
官親臨該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  
系之真及正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  
訪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會同縣學官  
吏師生并年高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係  
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

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

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  
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肇布  
兄弟並顯於宋其家乘以為出自曾子之  
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  
行天下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撫按衙門  
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  
聞奏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起夤緣爭訟  
之端臣等竊惟聖賢之後神明所扶必得  
真源芳胤以承大賢之澤以應

聖天子之所數求者矣奉  
聖者是

參劾冒襲疏

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題為儒臣冒襲搆爭  
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社僥倖事臣惟大聖大賢之後國家

特世廕其官以祀守廟墓重儒先也官必

嫡襲嫡絕而以次支及大都必勘結詳明

族屬平服永無爭議乃許巖之防詐冒也  
廢典兩關法例具存雖有大奸巨猾之徒  
通賄營求干權鑽刺誰得而奮冒其間者  
乃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近巖翰林院五  
經博士曾衮朦朧冒巖之獎則大有可議  
者焉臣待罪該科職司糾駁偶有睹聞不  
得不為

皇上陳之臣八月十七日進科見有原任博  
士曾質粹孫曾繼祖投揭一書名曰叫天  
錄至九月初一日衮亦投揭次日接到繼  
祖一本奏乞

天恩懲冒巖正苗裔以昭國法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臣叅得奏揭情詞竊謂曾參  
之後裔今是何嫡支繼祖應否承巖自有  
譜系可查未敢妄擬姑就二比所揭以理  
法質之則衮之巖有可議者五揭稱曾參  
原籍山東至十五世孫曾據挈家遷江西  
居廬陵諸郡嘉靖十三年

世宗肅皇帝遍求天下質粹始自江西保送承廕博士當是時查衮業已為永豐縣學生負矣果使係嫡即宜應訪告明本省衙門起送胡乃與伊親兄曾嵩於提學副使考審時俱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且結送質粹赴部奏准顏孟二氏例世襲翰林博士夫衮不爭於質粹未受新廕之先乃閱二十年餘而後搆爭於其孫繼祖則當時觀望憚遷之意與近乘機冒襲之情概畧

可見此大可議者一也衮揭質粹原係支派借襲而繼祖則謂曾氏故無博士自質粹始臣愚以為凡始受廕之人即異日子孫世襲張本况儒廕美秩誰肯安心借人使質粹以支派冒襲就當於其存日告爭若今繼祖奏結事體然何故嘿嘿至其沒後而始爭襲之也又使衮果當襲曩應貢具奏時該部何以參看曾衮應貢來京意圖爭襲似難憑信等語夫該部之批參想



緣違例遲難而始釁顯然冒爭此大可議者二也儒廕

熙朝重典比別廕不同而曾氏系在山東江西必當取兩省勘結二氏合族情詞乃為無弊據揭衮奏行江西而不行山東專取親屬保結而不同質粹一支對理則徇徇之情難憑朦朧之弊莫掩此大可議者三也廕釁之法嫡絕次承兄終弟及例也繼祖揭衮見有親兄曾嵩而衮揭不辨則嵩

在可知即衮支當釁前此曾嵩應貢時胡不奏釁博士而甘選永淳歸訓導廕不先親兄而遽及弟弟反承宗廕而顧違兄兄弟之倫廢嫡次之序清此大可議者四也廕必嫡且賢衮之是嫡與否未知也若以大義論之臣讀曾子誠意章以無自欺為訓及論齊家則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若衮非嫡冒釁則既欺其心又欺其族又欺其兄悖祖參無自欺之訓矣倡劫爭而寡恬

遜悖祖參一家讓之訓矣再考曾參易箠  
一事竊歎古大賢雖死猶不失正乃事親  
則惟養志其作法垂訓類如此衮襲非其  
正逆志決不欲也以之祀守廟墓肯歆其  
祀而妥靈地下耶此大可議者五也衮儒  
先之後業儒者類多懷及烏之情以故該  
部止據該省衙門勘結題覆衮幸得襲今  
官臣何獨敢苛責為也但以襲廢必須正  
當

恩典豈容詐冒一有詐冒即再易之不為嫌  
要於其當使不可爭若衮冒襲而不行參  
究恐將來覬覦之徒未又不比例奏擾之  
紛紛也叅照博士曾亥系叨賢裔行埒市  
徒安土憚遷初已無追遠之念棄機攘奪  
繼乃萌穿窬之心越次以襲官故為不弟  
構爭而冒襲似屬欺公即其老猾以徧干  
顯是僥倖而苟免所當參究以警詐冒者  
也伏乞

皇言  
卷之四  
皇上察果臣言有據

勅下該部即行山東江西撫按復令所屬司  
府縣學衙門虛心秉公毋以近經題來為  
嫌務查魯氏族譜拘集合族二比對理取  
具三氏并各干公結實實應嚴嫡支送部  
另題請奪庶世襲永杜後爭恩蔭不致冒  
襲雖所謂愛禮法即所以愛先賢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又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不息等題為  
導

明旨重始壽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臣  
等竊惟治道以崇儒為重人臣以君命為  
尊始封已定奚啻左券弗可易也豈意紀  
綱大明之時而有此覆盆之冤哉臣等侍  
罪該科誼不容嘿謹以耳目所聞見者披  
瀝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先賢曾參山東嘉祥人也其

孫曾據因漢末兵亂携家過江寓江西之  
豫章吉陽郡迄今二千餘年矣幸荷

世廟憫念斯文崇重祀典以曾子與顏孟同  
而廟祀與顏孟異是以嘉靖十三年間禮  
部移文遍求天下但係曾氏子孫雖極其  
踈遠有可徵據者亦在所求臣等仰思

世廟推恩之意為曾氏世代綿遠但得曾子  
之後可以奉祀之矣比時曾質粹曾嵩曾  
袞俱在也袞嵩若於世代為嫡自當慶此

遭逢之非偶而上應

君命下除墳廟矣何徐提學面鞠之則曰生  
長南方不樂北徙夫果曾氏之嫡也何為  
不願北耶嵩袞而果不欲北也則於

君命祖塋若秦越相視邈不關心而倫理思  
義咸泯絕矣獨曾質粹首承禮部訪求之  
檄賫捧江西起送之文破家北遷間關赴  
部遂奉

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

准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  
與世襲欽此大哉

皇言不惟表章先儒於既往又杜絕爭弊於  
將來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質粹之前未有  
博士也仍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也  
擬之建國封侯之例質粹即始封之君也  
苟非自隴重罪雖朝廷亦不得而輕廢之  
也況其他乎豈期巨奸如魯褒者恣錢神  
之賄囑肆賣鬼之幻術朦朧冒襲欺

君背

旨其罪有可勝誅者哉未袞嵩之弟也嵩尚  
不可襲况袞乎袞罷官也未官已不得襲  
况褫官者乎背祖而不果北徙非孝也背  
命而爭奪職官非忠也不孝不忠之人而濫  
列儒官不惟無以示風化即使奉承曾氏  
之宗廟臣等不知守正誠確如先儒參者  
肯享其祀否耶坐視于質粹未命之前而  
眇浩蕩之鴻恩攘奪於質粹既沒之後而

違已成之

明命若衮者誠奸巧之尤而欺罔之甚者矣  
如天理人心何哉臣等以為

明旨未下之前則庶不可以先嫡

明旨既下之後則不願北徙者又安得以奪  
始授

君命之後乎自

明旨一下而不願北徙者雖嫡不嫡况世代  
寥遠其所謂嫡庶者又非明有徵據者乎

彼文書私約不過捏寫以欺罔

天聽耳即使果有之亦不過彼此私情敢與  
君上之明旨抗耶不以

君旨為可據而以私約為足憑不以不願北  
徙之情為實案而以酬勞為辭諸臣之勤

之覆皆非也臣等咸不敢苛論矣萬曆元

年八月間科臣李盛春目睹衮等之爭辨

深恨曾衮奸邪具疏上瀆荷蒙俞允臣等

此時惟知以查質粹之子孫應襲者為是



而獨勘曾嵩之子孫應襲者為非夫何部  
議未定舍其是從其非致使曾質粹之嫡  
孫曾繼祖抱膝冤恨籲天悲號凡有人心  
不忍聞見豈宜湛恩汪濊之時而乃有此  
向隅之泣耶臣等以為繼祖與袞之是非  
不待辨而繼祖之子與嵩之子其承襲亦  
不必辨唯於

世廟聖旨定之矣始官在質粹世襲在質粹  
錫之于

天子者自當傳之于子孫孰得而奪之奪之  
即背違成命矣今日袞既可以奪繼祖焉  
保他日無奪袞者出乎爭者藉藉論者紛  
紛是

朝廷之命而視世爵為奇貨不亦上違

世廟之殊恩下亂先儒之廟祀乎近聞江西

之勘又有以曾嵩之子樞承襲者夫曾袞

既革而以嵩子承之是袞之奸不幸而不

得行于身猶幸而得行于姪何異于龍斷

會  
卷之四  
之登而揚州之鶴耶其於

世廟明旨均為背矣伏乞我

皇上勅下禮部從公覆議務遵

成命勿泥前轍將曾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

士將曾袞革職仍奏

請提問以治其違

命冒襲之罪庶

恩命出自

朝廷而奸偽或有所懲矣奉

聖旨是

又

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劉

光國等謹題為懇乞

聖斷亟正先賢廢襲以懲奸律以明公道事

臣等近見江西巡按御史燕儒官具呈都

察院為儒臣冒襲搆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先該吏科給事中李盛春

題前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  
衙門查勘據今御史燕儒宦勘得曾嵩仍  
不顧北遷欲讓弟曾衮斷以立嫡之義要  
將曾嵩長子曾樞起送覲職等因臣等查  
得本年五月內有山東兗州府濟寧州嘉  
祥縣已故翰林院博士曾質粹孫曾繼祖  
奏為奸謀朦越冒覲懇乞

天恩洞察行文查勘以歸正脣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及繼祖亦各遞揭到臣大略

謂伊祖曾質粹於嘉靖五年間自江西徙  
家山東依奉曾參祠墓向以衣巾奉祀至  
嘉靖十八年蒙

世宗皇帝特恩比照顏益二氏例授翰林院  
五經博士世覲至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  
故繼祖承重接奉丁憂兼以家道窮迫遷  
延未得請覲間被今覲博士曾衮誣奏自  
稱係曾參嫡支朦朧覲職以是不甘哀鳴  
求辨臣等竊惟表章先賢帝王盛節自曾

子之後百千餘年子孫混跡艸野無以自  
見一旦求其入命之官以主祀事右文教  
於一時慰賢靈於千古

聖朝重道崇儒之意超越百代其典誠至重  
而其恩亦至渥矣乃今使敦誼首事之人  
既蒙恩而中絕夤緣奸巧之徒得攘竊而  
行私有乖公道亦負國恩豈不為

聖典之累哉臣謹察之輿論檢之卷牒其事  
之始終歷歷可指請得而質之伏聞嘉靖

十三年間該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顧  
鼎臣奏奉

世宗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  
遍求天下以繼宗祧當時止以得人為幸  
固無擇於所謂嫡與支也彼時江西提學  
副使徐階面審曾嵩曾袞俱稱生長南方  
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  
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  
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

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乃於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未龔衮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遂動魚稅之念具本奏下禮部先被察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攸縣知縣以賦敗官遂挾囊金大肆營求欲為子孫立千百世之基輒得朦朧替龔前職此於事體人情其果順

耶否耶夫當禮部訪求之時事固未定衮懷觀望不欲應其求矣衣巾奉祀之時衮薄之不為羨心亦不萌矣質粹未死之先時無可乘之隙衮又不與爭矣及乎世官既得質粹已死欺繼祖之孤弱攘其辭而奪之其於天理人心又果安耶否耶夫以曾子距今世代闊絕中間統系既以不明宗派亦恐難據其為嫡也支也蓋亦不可憑矣即如譜系果明曾衮果嫡則當追念

遠祖先質粹而來可也乃云不願北徙兄弟一詞是忘本始矣况幸遇我

世宗皇帝舉千百年之曠典為人後者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也尚恐不副其望招之猶不來是怨君恩矣衮之設心如此即使其為真嫡也而義亦非嫡矣前此則憚遷今日則爭襲衮非欲為曾子後也為世官也是使曾質粹數十年之勤勞祇為曾衮漁人之利

聖朝千百年之盛典祇為曾衮齧斷之謀其薄惡之行鑽刺之神人人知之無不唾且恨者儒臣亦榮矣世官亦重矣可使斯人竊而有耶賢哲之後既欲崇德亦以象賢衮以行險僥倖之徒是可以奉明德守宗祀耶又查得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衮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及查禮部移都察院咨止云轉行撫按衙門查審曾嵩如有子孫明白開報合



其世嚴若果嵩後無人方許曾袞承嚴夫  
止言曾嵩曾袞子嗣之有無而不言曾繼  
祖曾袞爭嚴之是非是以御史燕儒宦止  
於據容回復不為併勘與原題之意迥不  
相同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容文又云質  
粹以昔年族衆推往山東追訪墳廟嚴職  
一代以後仍歸嵩袞嫡派子孫見有私約  
可證則質粹以枝授廕原為酬勞似又不  
通之甚者夫質粹之始棄家而東也能逆

知

恩廕之可必得乎假如

聖朝無此特恩質粹終身不得果誰為之償  
其勞乎且

聖朝之有是命為其為曾參之後非為質粹  
之勞也袞欲質粹任其勞已則享其逸且  
以明聖褒賢之典為一已酬勞之具是謂  
有君親之念者乎質粹親受

世宗之命旨云仍與世嚴世襲者與質粹之

子孫也不以成命為可遵而以私約為可據不責之大義而曲徇其私情此又臣等之所大惑也即如私約可信亦必兩詞具案然後可耳乃止取江西結勘而山東竟無隻字其故何耶叅詳始末通屬悖謬衮之黃緣捏舞益可見矣臣等愚昧切以質粹未膺爵之先豈惟嵩袞得與凡為魯氏之裔者皆可得也質粹既膺爵之後受之朝廷傳之後裔質粹之所有嵩袞惡得而奪之此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徒取諸此以與彼抑何心哉臣等待罪言官職司糾察知奸不摘則僥倖獲免有冤不白則善類將泯矣非所以奉

陛下法也矧褒崇賢者本欲維世而濫及匪人反以容奸其於世道民風關係匪細故敢不避嫌疑披瀝

上陳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議擬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將

魯哀削奪官爵命回原籍仍命魯質粹子  
孫承襲博士永杜爭端則公道明而人心  
悅先賢地下之靈亦將感服

陛下大公至正之恩於無窮矣緣係懇乞  
聖斷亟正先賢廢罷以懲奸倖以明公道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改四氏學疏

禮部一本巡歷事竣敬陳補偏救弊之畧  
以備採擇事該山東巡按毛在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除議各道之介任九款係隸各衙門掌  
行所據事關

典制內一款賢裔之均收相應酌議開列上  
請

聖裁定奪恭候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一開賢裔之均收前件

曾  
卷之四  
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  
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但止及孔顏  
孟而不及曾氏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  
至嘉靖年間奉

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雖  
子孫微弱尚未蕃衍但均係先賢之後教  
養作興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毛在  
條陳咨吏部知會並咨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曾氏子孫果  
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其  
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  
于遇有

朝廷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  
觀禮庶

聖恩普照賢裔均霑其于崇儒重道之典益  
復增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

請祭田疏

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曾承業奏為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  
祖以來世為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據丁  
逆莽之亂遠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卜居于  
永豐輒捐棄其廬舍先祀不絕者蓋如綫  
耳以故祭田佃戶一槩遺失恭遇

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思前賢俯詢  
宗派詔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  
仍世其官尋蒙大學士顧鼎臣請

旨遍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譜應

詔接據山東江西撫按等衙門覆勘相同遂  
荷

特恩准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  
例撥給祭田佃戶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  
賢之裔久栖遲於異土州莽之賤驟授職  
于清華蓋千載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轉

行該府州縣撥間不意臣祖質粹即世臣  
父繼祖復爾奉明遂致遷延日久未蒙復  
額及臣承襲尚未奏討竊念臣以流離之  
子幸得被先世之冠裳竊秩林之俊彥揣  
分自維亦寵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但臣  
祖曾子其有功於聖門既與顏孟相同臣  
今承襲其受職于

天朝亦與顏孟無異

陛下崇德報功之典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

豐畜于其間也乃二氏子孫久沐厚典臣  
尚未霑實惠且春秋二祀殊乏籩豆簠簋  
之品老稚數口實鮮蕪辰薦歲之需是以  
罔避自陳之嫌敢哀鳴于

君父之側伏望

皇上憫念先賢勅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  
體題覆撥給祭田佃戶等項庶臣供祀俯  
仰有賴而臣祖參沐

恩寵于九原為益深矣臣不勝顙天待命之



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文移

嘉靖十八年授官劄付

吏部為崇植先賢系曹以隆

道化事該本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江西布政司咨呈准江西按  
察司提學副使徐階手本前事送司到部

查得嘉靖十二年四月內該詹事府掌府  
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題  
奏前事該部覆奉

欽依又查得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山  
東右僉都御史蔡經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郭圻守巡提學道謝蘭竇明葉汾會題前  
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咨行江西撫  
按官督同布按二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

案呈到部着得江西布政司咨呈該提學副使徐階親詣永豐縣據質粹送到譜系揭查得曾子十五代孫曾據不仕新莽遷居廬陵吉陽生子曾闡曾瑒闡居吉陽瑒徙虔州闡後十一代孫曾丞生子曾珪曾舊曾畧舊徙雲蓋畧徙撫州惟珪仍居吉陽傳至曾孫慶生子曾偉曾駢偉生輝輝後傳十五代祭為學士上距曾子五十四代駢生曾耀傳二十代奮用即質粹父上距曾子五十九代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言居永豐者為嫡徙虔州雲蓋樂安者為支自永豐一派而言出曾輝之後者為嫡出曾耀之後者為支輝後見有永豐縣廩生曾嵩曾袞各文行備飭若應勘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弟面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仍前肯行及續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真正明白原係合族推舉讀書循理委無別

項違礙應合起送承守宗聖祀事一節為  
照曾子學躋亞聖道本心傳三省功勤一  
貫妙悟立教當時有功後世歷稽前代俱  
有追崇至我

國朝追謚宗聖加封郕國四配同享于孔子  
廟庭但顏孟子孫各已蒙甄錄之典頌曾  
氏後裔未霑一命之榮先該掌詹事府今  
輔臣顧

上請乞要詳訪其後該本部覆題廣行咨訪  
今據江西布政司咨呈前來臣等看得曾  
氏子孫在逆莽之時避亂南徙居于吉安  
而永豐為嫡數傳至偉而曾輝為正但曾  
輝之後見今有曾嵩曾袞兄弟二人雖皆  
文行脩飭各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則曾  
耀之後惟曾質粹讀書循理該彼處提學  
官查勘譜系明白鄉族共推既無別項違  
礙情由起送前來所據宗聖曾子之祀應  
合曾質粹繼承查有顏孟世嚴事例相應

一體授以博士之職以彰我

皇上重道崇儒之意興滅繼絕之仁其於教化非小補哉

恩命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曾質粹既勤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顏

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曾質粹應合承守先賢曾子祀事一節既經彼處提學副使查勘曾子譜系明白別無違礙該布政司連人起送到部又經禮部查議題覆奉有

欽依備咨前來相應依擬合無將曾質粹遵奉

欽依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前去承主祀事緣  
係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及奉

聖旨曾質粹既勘係先儒曾子之後唯照顏  
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  
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  
日太子賓客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張 等具啓本年四月初一日奉

令旨是曾質粹着去承主祀事都察院還行  
與彼處撫按官作急將護墳供祀田土住  
居等項事情逐一議處傳當來說不許遲  
慢敬此敬遵擬合就行為此合行劄仰本  
官照依本部啟奉敬依內事理敬遵查照  
施行須至劄付者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曾質粹准此嘉靖十八年九月日  
對同吏余廷器劄付許押張押

萬曆五年釐職劄付

吏部為遵

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該  
本部題准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據山東布政司咨呈據兗州府申據  
濟寧州備嘉祥縣申准儒學呈據廩增附  
生員黃成身等結稱查得應龍曾承業見  
年一十六歲自送入學習讀以來並無違  
礙等項情弊理合起送承龍施行等因具  
呈到縣准此先據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  
祖男曾承業呈前事已行查勘去後今准  
前因誠恐不的又經行據曾廟親族里鄰  
人等查勘相同具結連人起送到州申送  
到府據此案照萬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承奉山東布政司劄付承准禮部照會前  
事仰府即將曾承業行令習學候年一十  
六歲即與具結起送前來以憑轉送題  
請承龍施行奉此已經備行該縣遵依至期  
起送去後今據前因為照曾承業原奉部



司勘劄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既經該縣結勘及期相應轉送為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府州縣官吏師生里鄰親族收生人等各不扶結狀理合連人起送到司擬合起送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案查萬曆二年七月內該科道官劉不息等題為前事該本部查議得繼祖雙目矇瞽曾氏之嗣當屬繼祖之子曾承業但承業年已十三歲而愚駘孱弱殊未成器其為真假俱不可知

已經題奉

欽依移文山東撫按行勘隨據該省撫按官李世達等查勘得曾承業係曾子六十一代孫曾繼祖親男並無詐偽情弊取曾族及該圖里鄰收生見證人等共結前來又該本部會該布政司將曾承業行令習學候一十六歲起送承襲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曾繼祖之子曾承業應襲五經博士以主先賢曾子祀事先該

本部題奉

欽依及行據撫按官勘結明白別無違礙今  
本生已及期既經山東布政司呈送前來  
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咨送吏部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以主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查照  
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曾子  
六十二代孫曾承業乞要替職承襲祖祀

一節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咨送前來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曾承業除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同父  
前去主奉祀事等因萬曆五年八月二十  
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  
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行劄仰  
本官照依劄付內事理遵照施行須至劄  
付者右劄付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

會  
業准以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同都

吏黃任劄付押押

萬曆十七年清查祭田緣由

戶部為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咨該本部題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科抄出  
魯子六十二代孫世巖翰林院五經博士  
曾承薰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博士曾承薰  
奏乞比照顏孟二氏事例賜給祭田佃戶  
一節為照孔門四子同配廟庭褒崇之禮  
不宜有異自前代相沿俱有祭田廟戶以  
供祀事

國朝景泰年間復從先臣徐有貞之請查覈  
增益至今二代子孫供祀甚備乃國家之  
盛典也惟是魯氏子孫微弱自遭王莽之  
亂播遷江西歷代以來未經甄錄及我

皇祖重道崇儒興滅繼絕因其舊里廟寢無人奉祀遂訪嫡派子孫准巖五經博士使之歸守墳廟世繼宗祧而祭田廟戶未及議給是以粢盛未備洒掃無人春秋烝嘗不得比于二氏此本官所以援例而陳乞也然顏孟二氏田戶自前代至今世守相尋故額未失當時稍有增給亦易為處今魯氏以既絕復續之緒舊迹已無從稽查且當版籍大定之餘新增更難于全補所

有祭田廟戶似應查照顏孟二氏斟酌量給但今未經查勘難以預擬合無恭候命下移咨戶部備行山東撫按衙門查顏孟二氏原給祭田若干廟戶若干在先代相沿若干在本朝續增若干即今魯氏子孫除故額無查外應否比照顏孟兩家續增之數一體補給及查該府地方何項人戶田土堪以撥補其所撥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務要從長酌議使先賢之廟祀相

延國家之經制不失區畫妥當明白具奏  
聽該部徑自定議覆請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移咨到部看得顏魯  
孟子均稱大賢國朝尊崇禮無二致今顏  
孟二氏各有祭田廟戶曾氏裔孫不霑

恩賜比例陳情似非過求但田畝人戶事在  
彼中難以懸擬為此合行一咨山東巡撫  
一咨都察院煩為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各  
查該府州縣地方有何人戶田土堪以補  
撥其所拏數內田糧丁役作何除豁查議  
明妥具題以便覆請施行

萬曆十九年補給祭田緣由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臣石星等題為懇乞  
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山東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山  
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宋應昌題萬曆十七年十二  
月十八日准戶部咨准禮部咨該本部題

該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前事本部覆奉

欽依內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左叅政劉際可咨據兗州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胤祚廟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人戶並祭田五十頃俱滋陽等縣僉設鄒縣博士孟彥璞原舊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戶滕縣六戶兩處共絕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泰定及國朝景泰年間

欽賜俱在本縣各社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曾於嘉靖年奏准撥給祭田四十四頃坐落鄆城縣地方當委鉅野縣丞唐峻德踏丈緣以年遠荒廢無從研究止丈量出地四十頃合將本縣黃河退灘並陸續開荒納穀未入糧熟地內除



出五頃共四十五頃撲給魯廟以為祭田  
及查佃廟人戶清出濟寧州四戶汶上縣  
六戶鄆城縣五戶鄒縣五戶共二十戶俱  
造冊給付本官永為供祀應除丁糧子粒  
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本縣續有  
開荒田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容令各州  
縣審編均徭之日另行撥給等因到府申  
道覆勘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  
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魯  
孟三氏俱係孔門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  
致但緣博士魯承業父祖失釐年久是以  
佃戶祭田遂爾淪廢今欲一旦取盈勢難  
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四十五頃  
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顏孟二家雖為少  
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  
勘議明確相應擬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等縣查出  
見在地四十五頃佃戶二十戶俱給博士

曾承業收照永為供祀不足之數容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山東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巡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前因為照顏孟曾子均稱大賢國家褒崇禮無二致令曾氏祭田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給但因年久未釐以致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為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先行撥給不足之數候該縣漸次增補似為妥當既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移咨山東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出田地人戶造冊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嘉祥開荒閑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永為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冊報部查考仍咨禮部知會伏乞

聖裁

兗州府問明隱占祭田供招

一問得趙學莘狀供嘉靖十八年有先賢曾子五十九代孫曾質粹承龔翰林院五經博士比照顏孟二氏事例奏討祭田五十頃坐落鄆城楊庄集等處四十頃在官總旗薛棟等佃戶劉凡等祖父領種納租供廟嘉祥縣十頃坐落狼山屯等處八頃贍林地二頃俱本廟自種收租役又接討廟戶十戶在于鄰近濟寧等處中三則民戶撥給至嘉靖三十九年曾質粹故後伊

孫曾繼祖因眼疾未襲伊曾孫曾承業彼時幼小亦未承襲致將廟戶散歸各州縣應當民差嘉祥祭田荒蕪嘉祥董知縣均為民地召在官欒思孔等承種納糧鄆城縣祭田被薛棟等各不合隱占盜賣作為軍民地土均報納糧當差後學亦不合盜賣五十畝作為任城衛地後萬曆十七年十月內曾承業長成承襲博士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給賜祭田廟戶緣由題奉

欽依行令戶部咨行撫按兩院案行布政司咨行分守道劄行本府清查依蒙行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原有奏准撥給祭田四十頃坐落鄆城等情申府當委鉅野唐縣丞帶領書筭前到田所隨將薛棟等審招押帶指邊逐一丈量出前地四十頃封立地界冊報本府又清查出廟戶嘉祥縣欒思孔等各不合將種曾廟祭田均納稅糧隱不報官以致該縣止撥開荒

納穀地五頃申府補充廟田以待續有開  
荒地續補五頃俱造冊報府申道咨司  
報部訖後學與薛棟各又不合將前項祭  
田仍占不退嘉祥止與鹹薄地不堪耕種  
以致曾博士將情于十年十二月內具呈  
分守道劉爺處牌行本府即查依蒙帖行  
嘉祥又於不在官吳德運等名下開荒納  
穀地內撥補五頃並鄆城四十頃共足五  
十頃數及前廟戶二十戶申府轉送訖後  
曾博士訪知伊廟田十頃被鄰地居民隱  
占又具情并學等占地不退等情于二十  
年六月內具呈開單赴撫院孫爺呈唯批  
分守道查報依蒙抄呈行府查議仍將唐  
縣丞丈過地冊發府帖行鄆城縣該萬知  
縣查審看得學等佃種祭田其來有日後  
因曾氏兩代空艱日久事漸湮沒審稱皆  
其祖父之手棄其廢艱日久視祭田為已  
業盜賣隱占任情無忌今應方定祀產查



明而盜賣隱占之人已物故矣學等不過  
久假不歸之業惡知非已有也前唐縣丞  
查過額數四十頃內惟趙學佃地五十畝  
混賴此糧後各旗咸證廟田是的學已允  
服無詞耳照各佃不法本當逐名追求姑  
念人衆不可勝誅且中間逃故不一惟摘  
源總小旗并侵占盜賣數多之家問擬查  
有祖賣而今值其孫父占而適當其子終  
與盜賣侵占之人有間若一槩如律定擬

似難以服其辜合無姑擬不應外加責治  
亦可懲一儆百也各佃見今照畝納租其  
趙學隱占前地業更三立審俱故絕租銀  
免究斷令學等將地還廟仍令各照地數  
承種納租取供問擬趙學等有力納贖王  
賓等無力的決並清出新廟戶楊汝清等  
六戶冊送到府嘉祥縣將查出欒思孔等  
原種狼山屯等處祭田地八頃吳會等原  
種贍林地二頃共地十頃送廟供祀稅糧



除豁查有先撥與魯廟開荒地十頃本官  
退出吳德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穀抵補  
欒思孔等稅糧等情連人申府欒思孔等  
各又不合不肯退地連名捏詞告府又牌  
行該縣查明回申前來并提學等一千人  
證到官該府盧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  
趙學薛棟與嘉祥縣欒思孔等各奸隱占  
盜賣既經各驗查明退地各擬杖懲不枉  
再照嘉祥縣欒思孔等所種祭田該縣先  
已均報稅糧今已退出送廟地糧應該除  
豁該縣議將先撥與本廟開荒納穀地十  
頃本官退出吳得運等見今承種免其納  
穀就將此地抵補欒思孔等稅糧其所欠  
廟戶行令濟寧等州縣查明另日回報蒙  
將學等取問罪犯壹議得各犯趙學欒思  
孔等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俱民審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知府盧行抄  
白吏趙士孔

論曰翰藻一編諸體備載觀斯編也可以  
戴

君恩可以追祖德固箕裘聿念之資而觀感  
思齊亦景行之一助也喆胤來學尚有賴  
哉

曾誌卷之四終

襍記

曾子傳

紹熙元年裔孫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護軍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賜紫  
金魚袋肇誤

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父點字皙嘗侍孔子  
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然其志嚶嚶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參  
與父俱事孔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  
嘗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性孝孔子語之孝蓋千餘言又嘗問  
禮於孔子往復酬對亦數千言然號遲鈍  
故謂之曰參也魯孔子沒子游子夏子張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參  
參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參嘗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之參曰烏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病樂正

子春坐於床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參問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參曰然斯李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朋友責善充切數子夏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魯爾親使民未有聞其罪二喪爾子喪爾明其罪三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初參養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有餘必曰有歲死元養參如參養歲然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君子謂參養志元養口體事親若參可也元子西或人以比于子路西變然不敢當以比管仲艱然不悅其自任

之重如此

有肇嘗讀司馬遷史記病其傳曾子事特略因採摭經傳撮其大者著於譜曾子修身事親嚴師篤友至死不亂其言雅見於書為萬世法然於孝愛尤至也故後世言孝必稱曾子

代曾子答弟子書

宋歐陽脩

歐子少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

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

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  
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  
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  
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  
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  
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  
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  
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  
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  
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  
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  
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墻而請當  
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  
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



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  
 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  
 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  
 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  
 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  
 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  
 與子淵夫子稱而歎之孰與子淵羣弟子  
 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  
 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

以容貌之似者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  
 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  
 虎亦似矣然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  
 奚先於有子哉謂定下與微欲觀夫子之  
容貌復欲聞夫子之道也止欲觀夫子  
之容貌則聞夫子之道也未之可也何必取弟子  
 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  
 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

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  
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  
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  
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  
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  
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  
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  
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  
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得其人

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  
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  
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  
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寔矣  
死而無知則已如有有知則子淵子路輩  
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  
之不宣參白

見山東  
通志

邠國宗聖公上梁文

邑人曹琛

伏以

紹聖啓賢道統深淵之有自錄功報德典  
章煥耀之攸宜學惟得其心傳禮斯隆於  
廟宇顧嘉祥之境實南武之墟山川毓秀  
挺生名世之才師弟修辭共任立言之責  
孝經問荅具萬民感化之概大學篇章載  
百世治平之要爰諸儒之推尊是彛而是  
訓肆歷代之褒寵愈遠而愈隆從享廟廡  
祀典勤於兩漢追崇爵位恩光盛自中唐  
世及咸淳外輒於無時延至順進封謚之  
有加建莫大之奇功享不刊之通祀矧鄉  
邦之所在慨風木之猶存殿宇崔巍塑貌  
累成於前代春秋祭祀禮文咸秩於當朝  
章帝始郊大布勅修之制

孝宗繼統重頒御製之文席寵源泉生光俎  
豆柰歲月之既久復頽圯之相仍稽古象  
賢聖上納言而下詔崇儒重道大廷集議  
以重修工輸上苑之材費出內帑之積合  
矣完矣衆工方聚而見功經之營之庶民

惟時以丕作英靈歆格洋洋郁郁之可期  
儀象尊嚴煥煥巍巍之有待配天享地開  
帝王孝養之基明德新民啓賢拓脩進之  
緒躬逢其盛舞蹈之不知情見乎辭鄙愚  
之罔顧歆成短韻用舉修梁

梁之東壇杏花開映曉紅一貫心傳當日  
事千年道統永無窮

梁之西嵩山高聳泰山齊表章道學推明  
道喚醒生民萬世迷

梁之南天涯海角水潭潭聖明功效瀰天  
地化育流行直與參

梁之北仰觀天顏有咫尺寵命恩章指日  
來群賢從享應天色

梁之上日月當空光萬丈宗聖文章與並  
高孝經治効難形狀

梁之下萬國均霑時雨化實學成功佐聖  
朝追攀思孟齊聲價

伏願

上梁之後真儒輩出聖學重光惟日經蒞  
用人理財之允當以時進講揚名行道之  
無愆皇圖永固宗社遐昌

初獻邨國公樂章 元武宗頒降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  
會我先明尊聞行知往聖迪後是享是宜

襍紀終

附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姚 為纂修先賢廟  
誌以闡揚道化事准曾子後裔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曾 送纂脩三省誌到院為  
照先賢廟誌垂示久遠必須考訂詳明文  
詞爾雅始稱大典該縣素稱三長宜堪秉  
筆為此牌仰本縣即將發去曾廟誌書二  
冊移文嘉祥縣吊取原稿及諸書冊從新  
筆削務使堪垂不朽庶稱本院委重之意

須至牌者

右仰城武縣准此

萬曆貳拾叁年柒月

日書吏何功顯承

曾誌後序

余自受書皆見太史公適魯感慨  
促回佐孔子世家詳扒其言之也  
及讀羣弟子列傳子輿受業數語  
何寥寥至是博士家尊子長如著  
蔡誰復越耳目而前乎余治兵曾  
濮有暇日進魯諸生而問典籍諸



生曰有闕里誌在余披閱而嘆曰  
周禮其在魯寧問類益皆有誌而  
魯誌歌缺間取類博士家錄數卷  
讀之亦魯魯帝虎耳鳴乎東魯之  
于文學其天性也况當

右文之朝前喆輩出迺令典籍不備  
斌斌之謂何於是與城武張令諮

耆考刺羣籍取舊誌而裒集之汰  
什一益什五為一家言以婦博士  
猥云補史氏之闕為魯氏忠臣而  
名山之哉抑亦俾魯氏之典籍不  
至湮沒已也適

直指姚公觀風東魯奮猷展采尤  
注意典籍焉博士因以魯誌為請

直指迺召余而詰曰曾誌成何不  
付殺青豈以曾有功聖門在顏孟  
下耶余唯唯否否直指復謂余曰  
管吾夫子以孝經屬參經成而赤  
虹亘天文成黃玉是天以瑞應可  
與河圖埒今功令所著則大學十  
傳耳是編也載曾氏之孝大倘博  
士家家傳而戶誦之則經翼而傳  
不必衍矣且

聖天子以孝衢興理銳意治平用是  
以備獻納待顧問其為益非尠小  
也豈直曰脩曾氏典籍云乎哉遂  
檄城武以付剞劂氏

萬曆乙未龍八月

賜進士第

欽差分巡兗州等處地方兼管濮兵  
備屯田馬政山東提刑按察司僉  
事桐汭李天植撰

